

穿越成丧尽天良高傲拜金
胸大无脑死不悔改的炮灰女二号，
要做的绝不仅仅是善后
这么简单！



编辑短信 6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上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字医号 / 圆不破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5155-0714-9

I. ①天… II. ①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57199号

天字医号 (上中下)

作 者	圆不破
责任编辑	胡 敏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54
字 数	940千字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714-9
定 价	79.80元 (全三册)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210080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上】

第一章 一件麻烦事 / 001

第二章 现世报来了 / 013

第三章 流放这种事 / 026

第四章 冤家啊路窄 / 036

第五章 一条小命 / 048

第六章 倒霉的事 / 062

第七章 一波接一波 / 074

第八章 仇家排排坐 / 084

第九章 超人驾到 / 098

第十章 野人还是野兽 / 111

第十一章 豪放哥的礼物 / 121

第十二章 下毒的兽兽 / 131

第十三章 分别的前夕 / 141

第十四章 耐属能力 / 154

第十五章 学海无涯 / 165

第十六章 最好的结果 / 178

第十七章 竹林医庐 / 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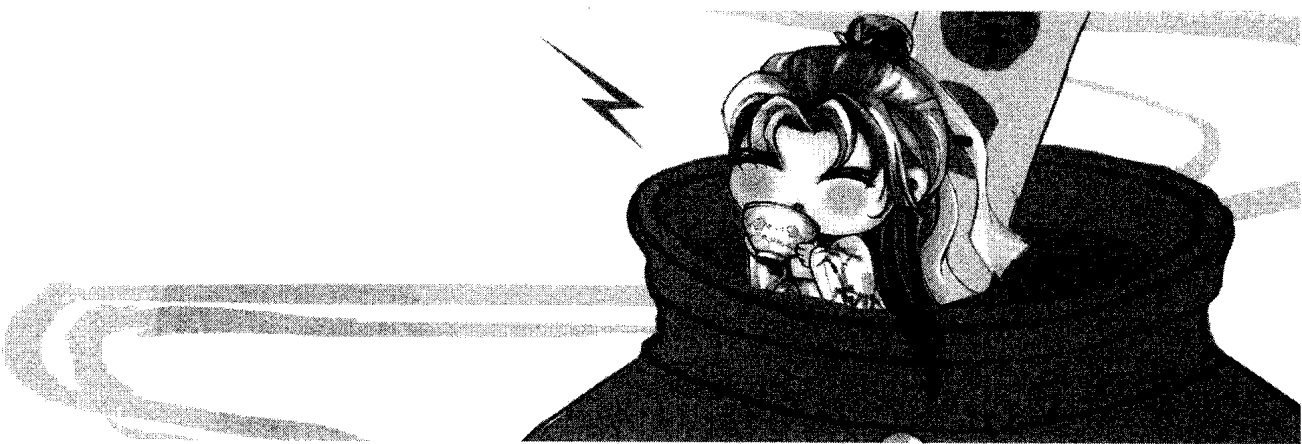
第十八章 有得有失 / 210

第十九章 苦苦寻觅 / 224

第二十章 送别之时 / 238

第二十一章 满脸桃花开 / 252

第二十二章 意料之外 / 268



[中]

第二十三章 喜无好喜 / 281

第二十四章 初显成效 / 293

第二十五章 半个圆满 / 305

第二十六章 主动求去 / 312

第二十七章 过关斩将 / 317

第二十八章 最终赢家 / 337

第二十九章 对战扬威 / 354

第三十章 四年时间 / 368

第三十一章 一支冷箭 / 380

第三十二章 夜半私语 / 393

第三十三章 非走不可 / 408

第三十四章 最终对第 / 424

第三十五章 十里红妆 / 437

第三十六章 翻脸不认 / 450

第三十七章 成亲之日 / 465

第三十八章 随军同行 / 479

第三十九章 心意两知 / 492

第四十章 昏迷不醒 / 510

第四十一章 暗恋相思苦 / 523

第四十二章 你的男人 / 540

第四十三章 其他的事 / 553

[下]

第四十四章 心事繁重 / 565

第四十五章 局势迷离 / 579

第四十六章 回京之后 / 592

第四十七章 两下为难 / 599

第四十八章 冷面帮手 / 607

第四十九章 针锋相对 / 620

第五十章 巧设陷阱 / 634

第五十一章 惹病上身 / 647

第五十二章 毒杀亲母 / 659

第五十三章 为爱除名 / 672

第五十四章 向皇位进军 / 685

第五十五章 桃色阴谋 / 695

第五十六章 时疫来了 / 713

第五十七章 交换条件 / 727

第五十八章 立后大典 / 741

第五十九章 唯你独宠 / 755

第六十章 珠胎暗结 / 768

第六十一章 机关算尽 / 780

第六十二章 丧子之痛 / 793

第六十三章 决裂真相 / 806

第六十四章 旧事故友 / 817

第六十五章 大结局 / 830

番外一 意外发现 / 841

番外二 无悔 / 843

番外三 遗诏 / 8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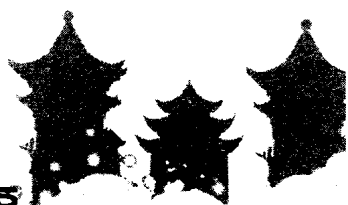




TIAN ZI YI HAO

天字一号

第一章 一件麻烦事



顾晚晴最近碰上了一件麻烦事，为了这件事她不得不每天忙着做玉石研究，研究的对象是一块巴掌大小，通体洁白光滑得没有一丝瑕疵的圆形玉佩。

她怎么也想不通，她为什么就毫无征兆地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呢？大雍朝天医神针顾氏家族的大小姐，除了这个有着一长串头衔的身份，她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顾还珠。

就差那么一点点，当她睁开眼睛看着一大群人围着她叫“还珠”的时候，她差点以为自己成了小燕子。

她也没被雷劈啊？顾晚晴常常在回想，那天她只是抱着倾慕之情向玉石店老板借玉佩一观，怎么就能触发机关，跑到这连朝代都没听过的地方来了呢？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主角光环附体？

叹了口气，顾晚晴第一千七百次摸遍了玉佩的正面反面，第五百次念“佛祖保佑”、“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还首度尝试了“圣母玛利亚阿门”，以杜绝此玉佩是舶来品的可能。最后，顾晚晴操起银针，第二十八次用针扎手指头。

她想回去啊！

其实原本她也没有这么迫切地想回去，反正她上无老下无小没什么牵挂，她还曾对自己现在的优渥生活产生了那么一点点的艳羡之情，落后是落后了点，但这是真正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啊！顾晚晴觉得，她节衣缩食二十来年，也是时候接受一下享乐主义糖衣炮弹的残酷检验了！

不过这个决心才下了两天就发生了转变。顾晚晴起夜的时候因为不习惯半封



闭状态的八步床而碰了头，然后脑子里就多了点东西。虽然讯息很少，大多又是残破的画面，可人物鲜明，冲突明显，并不妨碍她看明白其中的内容。惊出了一身冷汗后，顾晚晴觉得财富还是要靠双手来创造，享乐主义是万恶的根源，要坚决抵制不劳而获，用勤劳与汗水开创未来！

从那之后，她开始每天研究这块玉佩，希望能找到回去的关键。

站在旁边的丫环和乐一言不发地看着顾晚晴刺破了手指，将渗出的鲜血涂到玉佩上，然后念念叨叨地不知道在说什么。

这一个多月以来，面对顾晚晴的行为，和乐由起初的惊恐，已渐渐转变为现在的麻木与波澜不惊。谁知道这个跋扈又刁蛮的六小姐又在发什么疯？她的事情向来不许别人管，别人也不敢管，就像几个月前她将五小姐推至小光湖中，五小姐险些丧命，不是也没人敢指责她一点半点么？

和乐至今仍记得五小姐被人从湖里救上来时的样子，简直就是一个大冰碛子，身上都带着冰碴儿，双唇乌黑乌黑的。二老爷亲自诊治说恐怕活不了了，可六小姐仅是说了句“我不是故意的”，就转身回了她的天医小楼，一点想出手医治的念头都没有。

须知六小姐的梅花神针是得了大长老亲传的，只有每代的天医才可修习，比起族中旁人所学的针灸之术不知精深多少，这也使得六小姐小小年纪便能名动京城。可是，医术再好，人品欠佳又有何用？和乐想，如果当初六小姐肯出手医治，五小姐也不必遭那么大的罪，虽侥幸不死，却痴痴傻傻地在床上躺了数月，直至最近才渐渐恢复了神志。

“和乐，给我找纱布来包手。”顾晚晴的试验再次宣告失败，她沮丧地将玉佩放到桌上。

到底哪不对呢？顾晚晴分明记得当初玉佩一拿上手，她动也没动，话也没说，直接就画面转换了，听说这招叫“蒙太奇”。

可现在呢？她日夜不休地对着这块玉佩已经一个多月了，念经没用，静坐没用，以血饲玉更是很白痴的行为。她努力回想过她拿到玉佩那一瞬间的心路历程，好像先是感叹“真白啊”，然后想一会儿去吃碗麻辣烫吧……正想着麻辣烫，她就到这儿来被人围观了。

当然事实证明，别说麻辣烫，就算麻辣火锅、麻辣小龙虾，大半夜的念得她

口水直流，她还是在雍朝的土地上流口水，并没有回到她曾经觉得极度无味，现在又极为怀念的有电脑奔小康的可爱故乡。

接过和乐递来的纱布，顾晚晴随便把手指头包了包，又用另一只手将玉佩浸到水盆中洗去血渍。顺便洗手的时候，顾晚晴突然发现自己掌心原有的那颗红痣似乎颜色淡了些，再看看另一只手，果然不是错觉。

这两颗黄豆大小的红痣生在她的双手掌心正中处，依顾晚晴看更像两个血点，因为它们并不像普通的痣是突起的，而是在皮肤之下。奇特的是这两颗痣不论从形状还是大小来看都一般无二，一模一样地嵌在她手心正中。据说这是她天生带来的，也正因为如此，她才能成为什么天医的不二候选人。顾晚晴虽没仔细研究过这两颗红痣，可也记得它们原来的颜色鲜艳似血，现在么，颜色有点像没熟的西瓜瓢。

难道是她扎手指扎得失血过多了？顾晚晴用手指搓了搓掌心，不痛不痒的，研究了几秒钟没有结果，也就没怎么在意。和乐在旁却是目光一闪，虽然她迅速低下头去，可将布巾递给顾晚晴的时候，双手仍是忍不住地轻颤，多亏了同是大丫环的青桐从门外进来吸引了顾晚晴的注意力，她才能及时收回手来，没被人瞧出异样。

青桐比顾晚晴与和乐大了两岁，今年有十八了，是老太太送给顾晚晴的丫头，生得白白净净的，十分稳重，可今日却稍显急躁，脚步凌乱地进了房间，急道：“六小姐，老太太又不好了，二老爷已经去取八宝回春散了，老太太想见你一面，我们快去吧。”

顾晚晴听了这个消息心中微黯。她到这儿后睁眼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她的祖母，那时老太太就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她也被人围着，据说是悲痛过度晕倒了，可见她与老太太感情至深。可谁也不知道，醒来的这个六小姐已经不是那个晕过去的六小姐了，包括那个时时惦念她的老太太。

而后顾晚晴每天都要去探望祖母，看着老太太在病床上苦苦挣扎，固然她一心想要回去，却也免不了心酸难过，因为她看得出，老太太对她的关怀是发自内心的，不像其他人……不过最悲惨的是听说她原来是懂医术的，并且医术不俗，虽然十岁才开始接触医术，可十二岁便可问诊，十四岁已在祖母的陪同下行走于宫廷为宫内贵胄诊病，一手梅花神针精妙绝伦，各种疑难杂症手到擒来，至



今尚无失手之例，可谓是逆天中的逆天，天才中的天才，到了顾晚晴这儿又加一条——悲剧中的悲剧！

医术……还神针？顾晚晴想死的心都有了，她只是在幼儿园做实习老师，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或者假装个向日葵什么的倒是挺拿手。

于是晕而又醒的天才六小姐因为“悲伤过度”，一不小心遗忘了所有针法药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太太挣扎啊挣扎，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顾家上下鄙视啊鄙视。

还好，套句自我安慰的话，还好是BS，不是SB。

在青桐的帮助下，顾晚晴稍加整装便上了一顶小轿。和乐低着头，跟在轿后一同走出天医小楼所在的院落，可她脑中总是闪过刚刚看到的，那两颗已经不再鲜艳的红痣。

顾晚晴坐在轿中朝老太太住的安泰园而去。安泰园离她的天医小楼步行约有一刻钟的时间，据说她还是离安泰园最近的，顾家其他人包括暂代家主之位的二老爷，都要住得更远。顾晚晴曾在她的三层小楼上向外眺望，虽看不出多远，却也见亭台楼阁层层叠叠地向外延展，这还只是内宅，只供长老们与历任家主一脉居住，其他族人都住在外宅，顾氏规模可想而知。

顾晚晴到了安泰园的时候，平日安静空旷的园内已聚集了许多顾氏族人，为首一人四十来岁，身材高瘦，唇上蓄着两撇胡子。顾晚晴凭着这两撇胡子认出他就是顾家三老爷顾怀德，掌管着族内经营草药的知草堂，对辨别草药品质很有一手。

再看看其他人，有一小撮看着眼熟，但大多数都不认识，于是顾晚晴径直朝顾怀德而去，近前招呼一声“三叔”。

顾怀德待她分外客气，甚至还轻轻欠了欠身子，“我带你进去。”

顾晚晴连日来已经习惯别人对她的态度了，一般人对她是敬而远之，与她交谈过打过交道的无一不是恭敬有礼，包括她的二叔三叔，甚至她这具身体的母亲。

跟着顾怀德走近正房，老太太身边的大丫头灵芝迎了二人进去。进门之前，顾晚晴似乎感觉到有人在看她，回头找了一下，不经意对上一双明亮清美的眼

睛，不过对方很快便回避了她的目光，低头站在那里，不知在思索什么。

顾晚晴看清了她的模样，心里不自觉地抽搐了一下。

是她啊……记忆片段中出现最多的人，顾明珠，顾家的五小姐，只比“自己”大了一个月的姐姐，也是“自己”的知己好友，闺蜜手帕交。

她们相当要好啊，好到像一个人似的，开心共享，悲伤共享，美食共享，秘密也共享。

然而就在几个月前，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她把她的闺蜜推到了结满冰碴的湖水之中，然后与众人道：“我不是故意的。”

是不是故意，其实顾晚晴心里最清楚。这件事又勾起了她许多记忆，包括当街抽人鞭子，只因那人弄脏了她的裙子；嫌马车阻路而烧毁了不知道是谁的马车；为打赌借医病之名让宫中的某位贵妃喝了童子尿；因四房的三小姐言语间偶有不当，便于其婚事中作梗，使之难得良配；更有甚者，她外出时偶遇一俊秀男子，一见心喜，不顾他与顾明珠早有订婚意向，硬是强抢了来……虽然记得事情不多，但足以让顾晚晴对“自己”的人品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而她坚信，这点记忆只不过是她做过的诸多“好事”中的冰山一角。

她就说么！哪有这种好事，一穿越过来就是什么名动京城的神医少女，小小年纪便得外人敬佩家人敬仰，还有个家世不俗的精英未婚夫，未来光明无限，简直就是个天之骄女！可谁想到压根就不是那么回事！

事实证明，光环围绕的大小姐都是刁蛮的、恶毒的、不讲理的、连闺蜜都能陷害的、连未婚夫都是强抢来的、亲戚朋友得罪了个遍的、人人对她都是敢怒不敢言的罪恶化身！通常这样的人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被一个纤弱秀美、淡定睿智的女人代表月亮将之轰杀，那个女人的名字叫做女一号，而她，就是丧尽天良、高傲拜金、胸大无脑、死不悔改的炮灰女二号！坑爹啊！她怎么能不走啊！留下将来就是死啊！各种死！

想到自己继续留下可能会有下的下场，顾晚晴悲愤不已，同时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为回到祖国故土奋斗终生！

顾晚晴这么一停，走在前头的顾怀德也回头看了一下，待看清顾晚晴在看谁，脸色立时变得铁青，不过他很快就压抑住自己的情绪，和声道：“明珠的身子已经大好了，她与我说了那日的事，是她的不对，我已斥责过她了，你千万莫



与她一般见识。”

顾晚晴有点心虚，其实这事的起因是她嫉妒顾明珠与她的聂姓未婚夫在外偶遇，认为他们私下有约，不管顾明珠如何解释，她就是“不信！不信！我不信！”然后请顾明珠去泡了个寒冰浴。

顾晚晴打赌，相信她那天说“不是故意”这种鬼话的人都是怕她打击报复，或者说，怕被她的靠山打击报复。

顾晚晴有个靠山，大靠山，谁也惹不起的那种，就是顾家有实无名的家主老太太，现在快死了。

虚应过顾怀德后，顾晚晴跟着他进入内室，顾怀德又向侍药的荷花问了问老太太的进药情况便退出去了，并未上前探看。顾晚晴则轻车熟路地转入间隔的纱幔之后。靠墙而置的紫褐色雕花大床上，躺着一个形容枯瘦的老人，她双目紧闭，颊边似乎较昨天又凹陷了一点，整个人毫无生机，若非那急促轻浅的呼吸声，很难让人相信她还活着。

灵芝躬身至老太太耳边轻唤了几声，老太太一动不动，灵芝转过来，眼眶红红的，“刚刚老太太醒了就让找六小姐过来，现在又睡过去了。”

见老太太这样，顾晚晴心里也不好受，无视荷花搬过来的绣墩，径自坐到床侧，握住老太太干枯的手掌，趴低了身子唤道：“祖母，还珠来了……”

“还珠……”老太太终于听到了“小燕子”的呼唤，勉力睁开眼来。

顾晚晴连忙握紧老太太的手，“祖母，我在这儿。”

老太太已有些混浊的双目一瞬不转地盯着她，眼中满满的慈爱怜惜之色。她不知哪来的力气，伸手朝众人摆了摆，一千人等便悉数退下，只留她与顾晚晴。

老太太吃力地将顾晚晴的双手拢在一起，捧着她的手，看着她手心已不再鲜艳的一对红痣，成串的泪珠就这么滚落下来。

“是奶奶……连累了你……”老太太说话还是有些费力，“要不是为了替我医病，你怎会失去……可惜天不遂人愿，奶奶本想再照看你几年，看着你将顾家发扬光大带至巅峰……罢了罢了，还珠，你要记住，你的事绝不要对外人提起，失去了便只当没有过，你仍是天医的不二人选，凭借你的医术，同样能……”老太太长长地喘了口气，“你去叫你二叔他们进来，我有话说。”



顾晚晴明白老太太这是要交代遗言了，她哪见过这种阵仗，鼻子一酸，眼圈就红了。

老太太拍拍她的手，神态十分放松，想来已是有了觉悟。顾晚晴心中更为酸涩，起身到外间让灵芝去叫人，转身又回到内室，想再多陪陪老太太。

其实她自己心里明白，什么天医？就算她顶得住身为炮灰的巨大压力留下来，可她对医术根本一窍不通，怎么可能做什么天医！但面对老太太的叮嘱，她只能假装默认，其他的事，待送走了老太太再说吧。

老太太此时的面色较刚刚红润了不少，气息也平顺了，说起话来轻松了许多，“那聂家的小子对你素有偏见，只是你喜欢，奶奶就都依了你。不过他与明珠的事十有八九是真的……还珠，奶奶此生最对不住的就是你，你放心……”老太太说到最后，精神又有些涣散了。

顾晚晴连忙大声唤她，这时一些族人也进了内室，一个身材微丰的中年男子听得唤声几步抢了上来，将一个盒子扔给荷花，“快！八宝回春散，快给老太太吃下去！”

荷花马上将药化开给老太太喂了下去，没过一会儿，老太太明显精神一振，眼中也清明了许多，顾晚晴知道，这是在吊老太太的最后一口气了。

又过了一会儿，老太太招手让灵芝过去，扶着她慢慢坐起身子，慢慢看了看屋内的众人，缓声道：“你们……都跪下。”

众人都依言跪了，时不时地从人群中传出一两声抽泣，老太太紧拉着顾晚晴的手让她继续坐在床边，而后朝着那微胖的男子道：“长德，你现在暂代家主，在我走后，你便与长老们商讨吉日，正式接了家主的位置吧。”

顾长德闻言低泣出声，“母亲……”

老太太摆了摆手，“不过天医之位，定要还珠来继承，凭她的医术，不会辱没了顾家的名声。”

顾长德流着泪水低头称是。老太太又道：“我走后全家只需守丧三个月，莫要耽误了还珠与聂家小子的婚事。我知道聂家对这门婚事不太满意，但这门婚事是圣上御赐，就算聂家以后有本事求圣上收回旨意，你也必须极力促成这桩婚事，听懂了吗？”

顾长德神色复杂地看了眼顾晚晴，他没想到老太太竟如此看重这个失而复得



的孙女，临终前还反复交代一定要完成她的心愿，可难道老太太不知，这桩婚事分明是强迫而来，圣上也是看在顾家为皇室鞠躬尽瘁加之老太太亲自相求，这才勉强答应的。将来老太太一走，未必就没有变数，聂家也不是普通的人家，到时又岂是他一个没官没品的医者能够插手的？

饶是如此，顾长德还是应了，老太太时间不多了，无谓在这种事上耽误时间。

“母亲，”顾长德膝行上前两步，“儿子正式接掌家主之位后，是否可向大长老学习梅花神针？”

梅花神针是顾家的发展之本，只有历代承袭天医之位者方可修习，不过历代天医与家主常常是同一人，从未有过如今的情况。而老太太虽不是家主，更不是天医，但她在天医之位空悬近十年的情况下带领顾家稳居大雍朝第一神医世家之位，于族中的地位十分崇高。现在天医继承人已经确定，她的一句话，几乎便可决定家主是否有修习梅花神针的资格。

老太太却没有马上回答，将目光转到三房的顾怀德身上，“怀德，我给明珠找了门亲事，是镇北王家的二公子。虽是为妾，但明珠也是庶生，不算委屈。”

顾怀德脸色大变，“母亲！”再看向顾晚晴，眼中满是怒意！

顾晚晴的后背一阵阵地冒凉风啊！这老太太对她还真够意思，临终前还惦记着替她铲除情敌，不过对着顾怀德瞪得像铜铃似的双眼，她也挺委屈，这主意又不是她出的，瞪她干什么？

这时老太太急喘一声，“你修习神针一事，族中大长老与长老们自有决断……”这话自然是朝顾长德说的。

顾长德难掩失望之色，正想再说什么，老太太忽然猛咳起来。听着老太太几乎要把心肺咳出来似的，顾晚晴慌乱地道：“二叔，快……”

顾长德却是满面的愤慨之色，“还珠！到了这种时候，你还不出手！”

顾晚晴倒是明白顾长德在说什么，可她天杀的哪会什么梅花神针啊！欲哭无泪的工夫，人已被顾长德挤到一旁。

顾长德从怀中掏出一个精致小包，打开来，里面长长短短排了数十根粗细不一的银针，他一边令人速去请大长老过来，一边解开老太太的衣裳，并让所有人都出去，就连顾晚晴也不例外，被荷花请了出去。



顾晚晴一到外室，许多原本待在外室的人就退出了房间，而继续留在房中的几房人也不约而同地站得远远地，让出一块空间给她单独活动。

头两天，顾晚晴认为这叫“尊重”，之后她有了一些记忆片段，才明白了原来这叫“不屑与之伍”。

她上辈子到底积了什么德啊！

就在顾晚晴为自己的遭遇同情哀叹的时候，灵芝引着两位上了年纪的老者进来。那两位老者俱是穿着质朴的青色长袍，走在前面的那位袖口处则多了些银色纹案，他们便是顾氏家族中的大长老与众位长老中的一位，顾晚晴曾见过一次大长老，另外的那位长老则没见过。

长老们的身份十分超然，在族内的话语权很重，顾晚晴基于种种原因马上起身相迎，态度比见到给她发工资的幼儿园园长还要谦恭。

开什么玩笑！如果她不是天医的继承者，待老太太参加天界游之日就是她被乱拳打死之时！所以趁着现在她还能和长老们说上话，赶紧巴结巴结，至少在她找到回去的办法之前能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

那两位长老却不太给面子，见了顾晚晴只是随意地点了下头。因为顾晚晴现在还是准天医，没有正式接任，一旦她成为正式的天医，那么她的地位甚至要高于家主，成为顾氏的隐形领导人，但毕竟她现在还不是。

对于顾晚晴的谦恭，和乐十分不解。六小姐以往的眼睛都长在脑门上，从不低头看人，对长老们也仅仅是略加客气，哪像今天，还起身相迎了？

顾晚晴无视和乐的诧异，跟在两位长老身后，想一起跟进内室去看看老太太，不过没等他们走进，顾长德的痛哭声便从内室传了出来。

顾晚晴立时冲了进去。看着床上双目紧闭、再无生机的老太太，她实在说不清自己此刻是什么样的心情，既觉得老太太不必再挣扎受苦算是解脱，又觉得心里酸涩难当，眼泪不自觉地就流了下来。

顾长德哭了一阵就到外头去通知族人，大长老松开按着老太太腕间的手指，站在床边静默良久，最终轻叹一声，转身出去了。

又过了一会儿，族人们都拥进内室哭成一团，尤其老太太这一房的几个儿女，哭得是撕心裂肺，好不伤心。望着眼前乱糟糟的一团，顾晚晴的脑袋嗡嗡地响，她悄悄退出房间，初春尚有些寒凉的空气让她混沌的脑子清醒了一些，不过



心里总是不好受。

因为老太太缠绵病榻多时，家人们早已有了准备，初时的忙乱过后，一切便变得井井有条起来。

老太太的葬礼办得严肃而隆重，不止朝中有不少官员前来吊唁，当今的皇帝甚至派了太子赶来慰问。七嘴八舌的一些信息不断传入于灵前谢礼的顾晚晴耳中，让顾晚晴在已知顾家是大雍朝有名的医药世家后，对顾家又有了一个新的认知。

说起来，顾家还真是挺了不起的。它是医药世家，可又与普通的医药家族不同，不是因为顾家拥有大雍朝最大的医馆与草药行，也不是因为顾家年年免费开馆办学，致力于培养更多优秀的医者造福于民，更非顾家拥有医术超绝的天医。顾家的与众不同在于，它历经三百余年，跨越三朝，除了七十年前前朝灭亡时因暴民动乱而一度中断传承外，数百年来一直繁茂昌盛，就算改朝换代，依然能保持它的生生活力。更有甚者，每朝君主都默认了顾家的天医传承制度，本朝太祖更加爵于天医，使得天医正式成为一个封号，继任者无须降格，享公爵禄，世代承袭。

顾晚晴本来以为什么天医不就是御医么！可现在看来好像又有点不同，天医似乎尤得皇室敬重，连带着那些官员们也对顾家礼待有加，难道梅花神针真的那么神奇可以医白骨活死人，连皇帝都得给自己留后路？这也说不通啊！要是皇室有心取得梅花神针的针谱或者干脆责令顾家专为皇室服务，这都不是什么难事，为何要将一个以医术为本的家族置于如此高位，自己都得客客气气地相对呢？这里面，一定有原因。

不过，顾晚晴是没空关心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了，她得赶快关心关心自己。

因为她是下任天医的唯一候选人，又是老太太最疼爱的孙女，在老太太的丧礼上自然得担起最重的担子，就是跪在灵位之侧，谁来行礼她就代表家属答谢的那种。

其实家里孝子贤孙的那么多人，陪灵都是轮流替换着来的，可轮到顾晚晴这，也不知道这些人都是商量好了还是怎么着，她跪了两个时辰也没人说换换她。